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九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序十九

述夢詩序　宋范仲淹

景祐戊寅歲某自鄱陽移領丹徒郡暇日游甘露寺謁唐相李衛公真堂其制隘陋乃遷於南樓刻公本傳於其側又得集賢錢綺翁書云我從父漢東公甞求衛公

之文於四方得集外詩賦襍著共成一編目云一品拾
遺其間有浙西述夢詩四十韻時元微之在浙東劉夢
得在歴陽並屬和焉愛其雄富藏之楮中二十年矣顧
刻石以期不泯某觀三君子之詩嗟其才大名髙俱見
咎於當世李遇武宗獨立不懼經制四方有相之功雖
姦黨營陷而義不朽矣元初以才進拜拾遺歴御史府
無所畏避為執政所困者久之及天子名用書詔雅遠
甚有補益之風至於與晉公相失而姦人乘之謂元欲

刺裴劒則無狀然一戾正人其光墜地惜哉劉與柳宗元呂温數人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覽數君子之述而禮意精密涉道非淺如叔文狂甚義必不交叔文以藝進東宮人望素輕然傳稱知書好論理道為太子所信順宗即位遂見用引禹錫等決事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牾俱文珍輩又絶韋臯私請欲斬劉闢其意非忠乎臯銜之會順宗病篤臯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憲宗納臯之謀而行内禪故當朝左右謂之黨人者豈復

見雪唐書蕪駁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聞夫子褒貶不以一疵而廢人之業也因刻三君子之詩而傷焉至於柳吕文章皆非常之士亦不幸之甚也韓退之欲作唐之一經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豈有意於諸君子乎故書之

梅聖俞詩集序　歐陽修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

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導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

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

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吳興已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遺藁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謝氏詩序 歐陽修

大聖七年予始遊京師得吾友謝景山景山少以進士中甲科以善歌詩知名其後予於他所又得今舍人宋公所為景山母夫人之墓銘言夫人好學通經自教其子乃知景山出於甌閩數千里之外負其藝於大衆之中一賈而售遂以名知於人者繄其母之賢也今年予自夷陵至許昌景山出其女弟希孟所為詩百餘篇然後又知景山之母不獨成其子之名而又以其餘遺其女也景山嘗學杜甫杜牧之文以雄健高逸自喜希孟

之言尤隱約深厚守禮而不自放有古幽閒淑女之風非特婦人之能言者也然景山嘗從今世賢豪者遊故得聞於當時而希孟不幸為女子莫自章顯於世昔衛莊姜許穆夫人録於仲尼而列之國風今有傑然巨人能輕重時人而取信後世者一為希孟重之其不泯沒矣予固力不足者復何為哉復何為哉希孟嫁進士陳安國卒時年二十四

釋秘演詩集序　歐陽修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為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

士浮屠秘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秘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為歌詩以自娱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秘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絶尤稱秘演之作以為雅健有詩人之意秘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

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胠其槖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秘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崒江濤洶湧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為敘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續思頴詩序 歐陽修

皇祐二年余方留守南都已約梅聖俞買田于頴上其詩曰優游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及身強健始

為樂莫待衰病須扶攜此盖余之本志也時年四十有四其後丁家艱服除還朝遂入翰林為學士忽忽七八年間歸頴之志雖未遑也然未嘗一日少忘焉故其詩曰乞身當及強健時顧我蹉跎已衰老盖歎前言之未踐也時年五十有二自是誤被選擢叨塵二府遂歷三朝盖自嘉祐治平之間國家多事固非臣子敢自言其私時也而非材竊位謗咎已盈賴天子仁聖聰明辨察誣罔始終保全其出處俯仰十有二年今其年六十有

四蓋自有蹉跎之歎又復一紀矣中間在毫幸遇朝廷無事中外晏然而身又不當責任以謂臣子可退無嫌之時遂敢以其私言天子惻然閔其年猶未也謂尚可以勉故奏封十上而六被詔諭未賜允俞今者蒙上哀憐察其實病且衰矣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免并得蔡俾以偷安此君父廓大度之寛仁遂萬物之所欲覆載含容養育之恩也而復蔡頼連疆因得以為歸老之漸冀少償其夙願兹又莫大之幸焉初陸子履以

余自南都至在中書所作十有三篇為思穎詩以刻于石今又得在亳及青十有七篇以附之蓋自南都至在中書十有八年而得十三篇在亳及青三年而得十有七篇以見余之年益加老病益加衰其日漸短其心漸迫故其言愈多也庶幾覽者知余有志於強健之時而未償於衰老之後幸不譏其踐言之晩也

禮部唱和詩序 歐陽修

嘉祐二年春予幸得從五人者於尚書禮部考天下所

貢士凡六千五百人蓋絶不通人者五十日乃於其間時相與作為古律長短歌詩雜言庶幾所謂羣居燕處言談之文亦所以宣其底滯而忘其倦怠也故其為言易而近擇而不精然綢繆反復若斷若續而時發於奇怪雜以詼嘲笑謔及其至也往往亦造於精微夫君子之博取於人者雖滑稽鄙俚猶或不遺而況於詩乎古者詩三百篇其言無所不有惟其肆而不放樂而不流以卒歸乎正此所以為貴也於是次而録之得一百七

十三篇以傳於六家嗚呼吾六人者志氣可謂盛矣然壯者有時而衰衰者有時而老其出處離合參差不齊則是詩也足以追惟平昔握手以為笑樂至於慨然掩卷而流涕噓嚱者亦將有之雖然豈徒如此而止也覽者其必有取焉

晁君成詩集序 蘇軾

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後者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揚雄是也揚雄宜有後者也達賢者有後

吾是以知蔽賢者之無後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
吾是以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有後也賢者民之所
以生也而蔽之是絶民也名者古今之達尊也重於富
貴而竊之是欺天也絶民欺天其無後不亦宜乎故曰
達賢者與有其實而辭其名者皆有後吾嘗誦之云爾
乃者官於杭杭之新城令晁君君成諱端友者君子人
也吾與之游三年知其為君子而不知其能文與詩而
君亦未嘗有一語及此者其後君既歿於京師其子補

之出君之詩三百六十篇讀之而驚曰嗟夫詩之指雖微然其美惡髙下猶有可以言傳而指見者至於人之賢不肖其深逺茫昧難知葢甚於詩今吾尚不能知君之能詩則其所謂知君之為君子者果能盡知之乎君以進士得官所至民安樂之惟恐其去然未嘗以一言求於人凡從仕二十有三年而後改官以歿由此觀之非獨我不知舉世莫之知也君之詩清厚静深如其為人而每篇輒出新意竒語宜為人所共愛其勢非君深

自覆匿人必知之而其子補之於文無所不能博辯俊偉絶人遠甚將必顯於世吾是以益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必有後也昔李郃為漢中候吏和帝遣二使者微服入蜀館於郃郃以星知之後三年使者為漢中守而郃猶為候吏人莫知之者其博學隱德之報在其子固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邰茂誠詩集序　蘇軾

貴賤壽夭天也賢者必仁仁者必壽人之所欲也人之

所欲適與天相值實難譬如匠慶之山而得成虡豈可常也哉因其適相值而責之以常然此人之所以多怨而不通也至於文人其窮也固宜勞心以耗神盛氣以忤物未老而衰病無惡而得罪鮮不以文者天人之相值既難而人又自賊如此雖欲不困得乎茂誠諱迎姓邵氏與予同年登進士第十有五年而見之於吳興孫莘老之座上出其詩數百篇予讀之彌月不厭其文清和妙麗如晉宋間人而詩尤可愛咀嚼有味雜以江左

唐人之風其為人篤學強記恭儉孝友而貫穿法律敏於吏事其狀若不勝衣語言氣息僅屬予固哀其任衆難以瘁其身且疑其將病也踰年而茂誠卒又明年予過高郵則其喪在焉入哭之敗幃瓦燈塵埃蕭然為之出涕太息夫原憲之貧顏回之短命揚雄之無子馮衍之不遇皇甫士安之篤疾彼遇其一而人哀之今而茂誠兼之豈非命也哉予是以録其文哀而不怨亦茂誠之意也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蘇軾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為口實然予嘗薄其為人以為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為小哉故太子太師歐陽公好士為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傑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士之負公者亦時有之

葢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為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予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惟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已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之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已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常稱之為聦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隂予

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為利也哉予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熈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予文以傳於世予以為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為人之大畧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老杜詩後集序 王安石

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辭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尚有遺落思得其完而觀之然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為而為之者惟其甫也輒能辨之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三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之所能為而為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於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為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

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

靈谷詩序　王安石

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翬翟之文章楩柟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冢魑魅之穴與夫仙人釋子恢譎之觀咸附托焉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盤礴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實生其址君姓吳氏家於山阯豪傑之望臨吾一州者葢五六世而後處士君出

焉其行孝悌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翬翟之文章梗柟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為用於天下顧藏其神奇而與龍蛇䧟此土以處也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遨遊於山川之間嘯歌謳吟以寓其所好終身樂之不厭而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閭里他日出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友曰為我讀而序之惟君之所得蓋有伏而不見者豈特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鑱刻萬物而接之以藻繢非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能

至於此

李白詩集後序　曾鞏

李白詩集二十卷舊七百若干篇今九百若干篇者知制誥常山宋敏求次道之所廣也次道既以類廣白詩自為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後余得其書乃考其先後而次第之蓋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出居襄漢之間南游江淮至楚觀雲夢雲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圉師之家也以女妻白因留雲夢者三年去之齊魯居徂徠山竹

徯入吳至長安明皇聞其名召見以為翰林供奉頃之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抵岐邠歷商於至洛陽游梁最久後復之齊魯南游淮泗再入吳轉徙金陵上秋浦潯陽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卧廬山璘迫致之璘軍敗丹陽白奔亡至宿松坐繫潯陽獄宣撫大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白以為罪薄宜貰而若思軍赴河南遂釋白因使謀其軍事上書肅宗薦白材可用不報是時白年五十

有七矣乾元元年終以汚璘事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憩岳陽江夏久之復如潯陽過金陵徘徊于歷陽宣城二郡其族人陽冰為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時寶應元年也其始終所更涉如此此白之詩書所自序可考者也范傳正為白墓志稱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景終年不移則見于白之自序者盖亦其略也舊史稱白山東人為翰林待詔又稱永王璘節度揚州白在宣城謁見遂辟為

從事而新書又號白流夜郎還潯陽坐事下獄宋若思釋之者皆不合白之自敘蓋史誤也白之詩連類引義雖中於法度者寡然其辭閎肆雋偉殆騷人所不及近世所未有也舊史稱白有逸才志氣宏遠飄然有超世之心余以為實録而新書不著其語故録之使覽者得詳焉

賀方回樂府序 張耒

文章之於人有滿心而發肆口而成不待思慮而工不

待雕琢而麗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世之言
雄暴虓武者莫如劉季項籍此兩人者豈有兒女之情
哉至於過故鄉而感慨別美人而涕泣情發於言流為
歌詞含思凄婉聞者動心焉此兩人者豈其費心而得
之哉直寄其意耳余友賀方回博學業文而樂府之詞
妙絶一世攜一編示予大抵倚聲而為之詞皆可歌也
或者譏方回好學能文而惟是為工何哉余應之曰是
所謂滿心而發肆口而成雖欲已焉而不得者若其粉

澤之工則其才之所至亦不自知也夫其盛麗如游金張之堂而妖冶如攬嬙施之袪幽潔如屈宋悲壯如蘇李覽者自知之蓋有不可勝言者矣

海陵集序 晁補之

文學古人之餘事不足以發身春秋時齊魯秦晉宋鄭吴楚列國之大夫顯名諸侯相與聘問交接陳詩揚禮見於言辭人稱之至今想見其為人若不可及者皆有它事業尊君庇民舉大而任重排難而解紛用之如穀

米藥石一日不可無而言辭者特以緣設而行之耳戰國異甚士一切趨利邀合朝秦而暮楚不恥無春秋時諸大夫事業矣而言辭始專為賢雄夸虛張聽者為奪雖義理皆亡而文章可喜以其去三代春秋時猶近也其用以發身亦不足言至於詩又文學之餘事始漢蘇李流離異域困窮仳别之辭魏晉益競至唐家好而人能之然為之而工不足以取世資而經生法吏咸以章句刀筆致公相兵家鬬士亦以方畧膂力專斧鉞詩如

李白杜甫於唐用人安危成敗之際存可也亡可也故世稱詩人少達而多窮由漢而下枚數之皆孫樵所論相望於窮者也以其不足以發身而又多窮如此然士有無意於取世資或其間千一好焉惟恐其學之而力不逮營度雕琢至忘食寢會其得意脩然自喜不啻若鍾鼎錦繡之獲顧他嗜好皆無足以易此者雖數用以取訴而得禍猶不悔曰吾固有得於此也以其無益而趨為之又有患難而好之滋不悔不反賢乎海陵集蓋

許君大方作亦窮而不悔者之一也君於詩好之篤蓋
辛苦刻篆呻吟裘氏者有年不幸其犂然之音與吾窮
類然君少年自已得聲譽至它事業行已莅官皆方進
未可量何苦而為是閉關絃歌霖雨饑餓之聲樂之而
不厭如此且以為後世名乎則孰與當身捷得權位之
利抑謂利者君不近乎則後世之名於君亦復安有哉
是未有以此語君者也是惑也補之既序此意以賢君
能獨為人之所不為者而非有希於世視趨利邀合猶

勝然亦因以為戒君字體之與補之故人張芸叟張文潛陳伯修皆厚云

黄子厚詩序　朱熹

余年十五六時與子厚相遇於屏山劉氏之齋館俱事病翁先生子厚少余一歲讀書為文略相上下猶或有時從於切磋以進其所不及後三四年余仍故也而子厚一旦忽踴躍驟進若不可以尋尺計出語落筆輒驚坐人余固歎其超然不可追逐而流輩中亦鮮有能及

之者自爾二十餘年子厚之詩文日益工琴書日益妙而余日益昏惰乃不能及常人亦且自念其所曠闕又有急於此者因遂絶意一以頑鄙自安固不暇復與子厚度長絜大於文字間矣既而子厚一再徙家崇安浦城會聚稍希闊然每得其詩文筆札必為之把玩賞歎移日不能去手盖子厚之文學太史公其詩學屈宋曹劉而下及於韋應物視柳子厚猶以為雜用今體不好也其隸古尤得魏晉以前筆意大抵氣韻豪爽而趣味

幽潔蕭然無一點世俗氣中年不得志於場屋遂發憤謝去杜門讀書清坐竟日間輙曳杖行吟田野間望山臨水以自適其於騷詞能楚聲古韻為之節次抑揚高下俛仰疾徐之間淩厲頓挫幽眇回鬱聞者為之感激慨歎或至泣下由是其詩日以高古遂與世亢至不復可以示人或者得之亦不省其為何等語也獨余猶以舊習未忘之故頗能識其用意深處蓋未嘗不三復而深悲之以為子厚豈真坐此以窮然亦不意其遂窮以

死也衰暮疾痛餘日幾何而交舊零落無復可與語此者方將訪其遺藁櫝而藏之以為後世必有能好之者而一日三山許閎生來訪袖出子厚手書所為若干篇别抄又若干篇以示余其間蓋又有所未見者然後益知子厚晚歲之詩其變化開闔恍惚微妙又不止余昔日之所知也為之執卷流涕而識其後如此子厚名銖姓黄氏世家建之甌寧中徙賴昌且再世某孫讀書能文昆弟皆有異材而子厚所立卓然尤足以自表見顧

乃不遇而阨窮以死是可悲也許生嘗學詩於予厚得其户牖收拾遺文其多乃至於此拳拳綴緝師死而不忍倍之是又可嘉也已

指南録後序 文天祥

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北兵已迫修門外戰守遷皆不及施縉紳大夫士萃於左丞相府莫知計所出會使轍交馳北邀當國者相見衆謂予一行為可以紓禍國事至此予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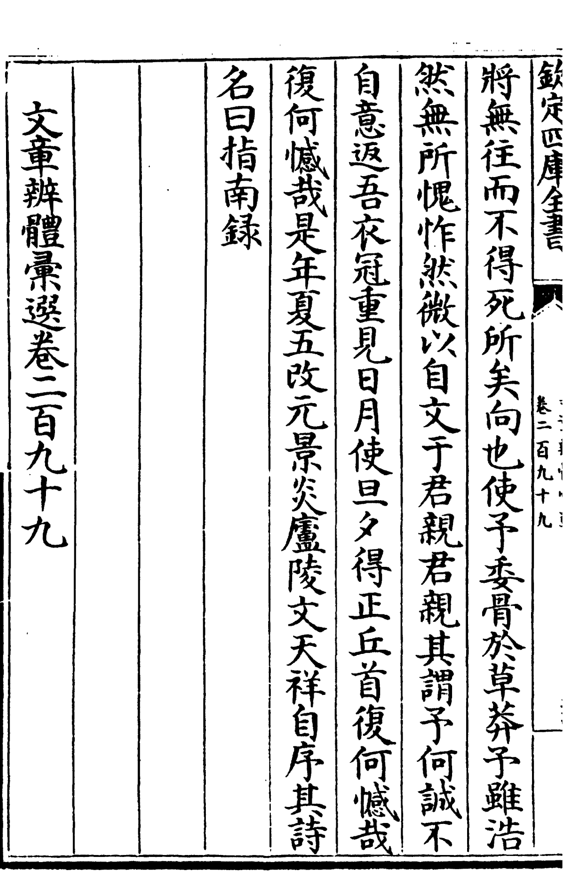
愛身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動也初奉使往来無留北者予更欲一覘北歸而求救國之策於是辭相印不拜翌日以資政殿學士行初至北營抗辭慷慨上下頗驚動北亦未敢遽輕吾國不幸吕師孟構惡於前賈餘慶獻諂於後予羈縻不得還國事遂不可收拾予自度不得脱則直前詬其帥失信數吕師孟叔姪之過但欲求死不復顧利害北雖貌敬實則憤怒二貴酋名曰館伴夜則以兵圍所寓舍而予不得歸矣未幾賈餘慶等以祈

請使詣北北驅予拜往而不在使者之目予分當引決然而隱忍以行昔人云將以有為也至京口得間奔真州即具以北虛實告東西二閫約以連兵大舉中興機會庶幾在此留二日維揚帥下逐客之令不得已變姓名詭蹤跡草行露宿日與北騎相出沒於長淮間窮餓無聊追購又亟天高地迥號呼靡及已而得舟避渚洲出北海然後渡揚子江入蘇州洋展轉四明天台以至於永嘉嗚呼予之及於死者不知其幾矣詆大酋當死

罵逆臣當死與貴酋處二十日爭曲直屢當死去京口
携匕首以備不測幾自剄死經北艦十餘里為巡船所
物色幾從魚腹死真州逐之城門外幾彷徨死如揚州
過瓜州揚子橋竟使遇哨無不死揚州城下進退不繇
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圍中騎數千過其門幾落賊手
死賈家庄幾為巡徼所陵迫死夜趨高郵迷失道幾陷
死質明避哨竹林中邏者數十騎幾無所逃死至高郵
制府檄下幾以捕繫死行城子河出入亂屍中舟與哨

相後先幾避逅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無辜死道海安如皐凡三百里北與寇往来其間無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幾以不納死以小舟涉鯨波無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嗚呼死生晝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惡層見錯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予在患難中間以詩記所遭今存其本不忍廢道中手自抄録使北營留北關外為一卷發北關外歷吴門毘陵渡瓜州復還京口為一卷脱京口趨真州揚州高郵泰州通州為

一卷自海道至永嘉来三山為一卷將藏之於家使来
者讀之悲予志焉嗚呼予之生也幸而免而幸生也何
所為所求乎為臣主辱臣死有餘僇所求乎為子以父
母之遺體行殆而死有餘責將請罪於君君不許請罪
於母母不許請罪於先人之墓生無以救國難死猶為
厲鬼以擊敵義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修我戈矛從王
於師以為前驅雪九廟之恥復高祖之業所謂誓不與
賊俱生所為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亦義也嗟夫若予者



將無往而不得死所矣向也使予委骨於草莽予雖浩然無所愧怍然微以自文于君親君親其謂予何誠不自意返吾衣冠重見日月使旦夕得正丘首復何憾哉復何憾哉是年夏五改元景炎廬陵文天祥自序其詩名曰指南録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九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

明 賀復徵 編

序二十

劉兵部詩集序 明宋濂

詩緣情而托物者也其亦易易乎然非易也非天賦超逸之才不能有以稱其器才稱矣非加稽古之功審諸家之音節體製不能有以究其施功加矣非良師友示

之以軌度約之以範圍不能有以擇其精師友良矣非雕肝琢胃宵咏朝吟不能有以驗其所至之淺深吟咏侈矣非得夫江山之助則塵土之思膠擾蔽固不能有以發揮其性靈五美云備然後可以言詩矣盖不得助於清暉者其情沈而鬱業之不專者其辭蕪以龎無所授受者其制澀而乖師心自高者其識畀以陋受質蹇鈍者其發滯而拘古之人所以擅一世之名雖其格律有不同聲調有弗齊未嘗有出于五者之外也濂於職

方郎中劉君之詩其殆無所愧矣夫劉君名嵩字子高故為西昌大族前代以科第發身者三十七人劉君亦以明經舉進士而其志之所嗜尤在於詩況劉君天分甚高自為童子時輒有驚人之句比長益淬礪弗懈上自詩騷下從魏晉以来迄于唐宋凡數十百家皆鑽研考覈窮其所以言用功既深精神叅會絕無古今之間已而曰此固可矣然猶未也乃束書走豫章與辛敬萬石周湞湯士弘鄭大同游而此五人者負能詩名見劉

君皆驚異之相與揚榷風雅夙夜孜孜或忘寢食及徵之於古瞭然白黒分矣已而又曰此固然矣然猶未也復痛自策督日賦一篇雖沍寒之折膠熾暑之流金劉君擁鼻鼓膝時作嗚嗚聲不成章不止也數年之間卷軸盈几已而又曰此固若有得矣然猶未也復具布襪行纏臨釣臺上三顧山陟虎阜峰眺龍門或竟日窮搜或終月忘返然以州里之近未足以窮耳目之遐觀環江右之境有竒山川不論道途之遠必一至焉襟宇向

廣終若未能舒暢厥志復度庾嶺勺曲江歌韶石過清
遠峽登越王之臺酌酌流泉遊石室歷觀海北名山再
涉鯨波覽瓊臺雙泉之勝而還劉君之詩於是乎大昌
矣濂幸獲讀之淩厲頓迅鼓行無前所謂緩急豐約隱
顯出沒皆中乎繩尺至其所自得則能隨物賦形高下
洪纖變化有不可測實之古人篇章中幾無可辨者嗚
呼前千年而往者吾以知其人矣後千年而興者孰敢
謂無其人乎苟謂有其人非劉君之作將能行之於遠

乎世無劉君五美之具而徒誇詩為易易者其果可信乎瀌也以繆悠之資玩時愒日不能成一章性雅好登臨又無濟勝之具雖於諸生詩無所不讀終不及窺其藩籬有負師友多矣其視劉君不亦重可愧乎雖然瀌雖不善其詩其知詩決不在諸賢後故因作序而相與言之使郊愈復生當不易吾言矣劉君之詩十九歲前皆焚去二十至四十九之所存亦十之七八耳今其門人蕭𣲖所編者凡若干卷𣲖字鵬舉亦嗜於詩蓋得劉

君之傳者也

樗散雜言序 宋濂

樗散雜言者金華許君存禮所賦之詩也予嘗獲而讀之愛其取法比興有近於古作者謂存禮曰當今之詩予頗得縱覽求其如君者百十之中僅一二見焉非三十年磨濯光精而宣鬯靈和烏能如夫渠出水弗沾纖塵有如此者世俗葷腸溺胃饜沃肥醲未必能知君然而至寶不可使埋光而韜采也予當為君序之以傳已

而存禮俾侍史録其全集示予於龍門山下因為之言曰詩止于三百篇而止爾然其為體有三經焉有三緯焉所謂三經者風雅頌也聲樂部分由是而建所謂三緯者賦比興也制作法裁由是而定故周官大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所以聆其音節之詳玩其義理之純養其性情之正詩之為用其深且大者蓋若此嗚呼學詩者其可不取之以為法乎學詩者固不可不取之以為法若夫出品裁之正合物我之

公高不過激畢不傷陋則論詩者又可不倚之以為權度乎夫詩一變而為楚騷雖其為體有不同至于縁情托物以憂戀懇惻之意而寓尊君親上之情猶夫詩也再變而為漢魏之什其古固不逮夫騷而能辨而不華質而不俚亦有古之遺美焉三變而為晉宋諸詩則去古漸遠有得有失而非言辭之所能盡也嗚呼三變之後天下寧復有詩乎非無詩也詩之合于古者鮮也何以言之大風揚沙天地晝晦雨雹交下萬彙失色不知

孔子所删之者其有若斯否乎組織事實矜悦葩藻僻澀難知強謂玄秘不知孔子所删之者又有若斯否乎牛鬼蛇神騁姦眩技龎雜誕幻不可致詰不知孔子所删之者又有若斯否乎如是者殆不可勝數孔子吾徒之所願學者也孔子之所取如彼而後之作者乃如此尚得謂之詩矣乎唐宋諸名家其近古者固不可謂絶無之而不及乎爾者抑何其多也令世之以詩鳴者蠭起而泉涌其視唐宋又似有所未逮姑置之勿論間有

倡為江南體者輕儇淺躁殆類閭閻小人驟習雅談而雜以褻語每一見之輒閉目弗之視詩而至于使人弗之視則其世道之甚下也為何如哉此予於存禮之詩不覺深為之喜而繼之以歎也嗚呼使自一鄉達之於一邑自一邑達之於一州自一州達之於四方咸有如存禮者焉則詩之道庶幾其復古乎予雖不能詩而論詩頗謂有一日之長因愛存禮之作不待請而自為序之非深於詩學者殆未有以知予意之所存也

項伯高詩序　劉基

言生於心而發為聲詩則其聲之成章者也故世有治亂而聲有哀樂相隨以變皆出乎自然非有能強之者是故春禽之音悅以豫秋蟲之音悽以切物之無情者然也而况於人哉予少時讀杜少陵詩頗怪其多憂愁怨抑之氣而說者謂其遭時之亂而以其怨恨悲愁發為言辭烏得而和且樂也然而聞見異情猶未能盡喻焉比五六年来兵戈迭起民物凋耗傷心滿目每一形

言則不自覺其悽愴憤惋雖欲止之而不可然後知少
陵之發于性情真不得已而予所怪者不異夏蟲之疑
冰矣故令讀項君之集而深有感焉項君與予生同郡
而少年長觀其詩則沖澹而和平逍遥而閒暇似有樂
而無憂者何耶嗚呼當項君作詩時王澤旁流海岳奠
乂項君雖不用于世而得以放意林泉耕田釣水無所
維絛於此時也發為言詞又烏得而不和且樂也夫以
項君之文學而不得揚歷臺閣黼黻太平此人情之所

不足也而項君不然抱志處幽甘寂寞而無怨項君亦賢矣哉賢不獲用世而亦不果於忘世吾又不知項君近日所作復能不悽愴憤惋而長為和平閒暇乎否也感極而思故序而問之

照玄上人詩集序 劉基

予初來杭時求士於鄭希道先生先生為余言照玄上人之為詩雄俊峭拔近世之以能詩名者莫之先也余素知鄭君善鑒而言不過心常懷之及訪于杭人無能

言上人之能詩者心竊怪之及余徙居白塔之下而上人乃住持萬松嶺之壽寧寺於是始得徧觀其所為詩蓋浩如奔濤森如武庫峭如蒼松之棲縣崖凜乎其不可攀也而憂世感時之情則每見于言外嗚呼是宜不以詩聞于杭之人矣夫詩何為而作哉情發於中而形于言國風二雅列于六經美刺風戒莫不有裨於世教是故先王以之驗風俗察治忽以達窮而在下者之情詞章云乎哉後世太師職廢於是夸毗戚施之徒悉以

詩將其諛故溢美多而風刺少流而至於宋於是誹謗之獄興焉然後風雅之道掃地而無遺矣今天下不聞有禁言之律而目見耳聞之習未變故為詩者莫不以哦風月弄花鳥為能事取則於達官貴人而不師古定輕重於衆人而不辨其為玉為石惛惛怓怓此唱彼和更相朋附轉相詆訾而詩之道無有能知者矣然則上人之不以詩稱於今之人不亦宜哉嗚呼有伯樂而後識馬有匠石而後識梧檟自古以及于今伯樂幾人匠

石幾人耶抱奇材而不遇以泯死者不少矣予既重上人之詩而又悲夫人之不知鄭先生之為伯樂匠石也故為序其端焉

文山詩史序 劉定之

予少時得宋丞相信國文公指南集讀之然聞公在幽囚中有集杜句詩未見也及官詞林始見而録得之詩皆古體五言四句凡二百首分為四卷首述其國次述其身次述其友次述其家而終以寫本心歎世道者莫

如何於人勝天夷猾夏而有待於天勝人夏變夷之必
有日也卷目皆公所自分其先公而後私畫巳以聽天
於此亦可以見而俗本或混之今皆為復其初集首有
總序又有小序散于卷首其後又有跋尾序跋有缺文
者指元之君臣宋之跋逆缺而不書使知者以意屬讀
令皆補之而為白字者不沒公初意也不書紀年者陶
靖節削永初之意也姓某履善甫者指南集中所謂范
睢變張禄越蠡改陶朱意也而其事之難有甚於指南

之時焉者矣小序之末多曰哀哉者公所以傷其國之亡閔其忠臣義士之同盡慟其家族之殉國而自處其身以死豈待南向再拜引頸受刃之際而後有決志哉嗚呼孔子不以仁許人而獨以許殷之三臣孤竹之二子余以為若公者文山之隱京口之脫去而不汙矣伯顔拘於江艦弘範縶於海舟世祖維於燕獄囚而不屈矣仰藥於庾嶺絶粒於鄉郡已而殞首於燕市死而不悔矣無微箕比干之心而為心者其在公乎若乃是詩

之作而豈徒哉麥秀黍離之歌作於其國已亡之後而其身可以不死也懷沙抱石之辭作於其身臨絶之際而其國猶未至於亡也身且死矣國已亡矣於是乎有首陽采薇之歌燕獄集杜之作所謂求仁得仁而奚怨者也合伯夷叔齊之言而為言者其不在是詩乎以是心也為是詩也公其可為仁矣仁者天地之元氣古今之人極其在上為日月之明風霆之壯其在下為江河之所以長流山嶽之所以常鎮其混然在中為君臣民

物之所賴以長治久安而在宋之末世為公之本心在公之死也為是詩有讀而不盡傷者余以為非仁人也公同時有曰吳郡張子善者亦嘗集杜句述公終始大概而疏其事于下方以證之令內相安成彭公純道得其本以示予遂録以附公詩之後合而題之曰文山詩史取公序中語也公之宗孫廷珮欲鋟梓以廣其傳乃序以歸之廷珮又嘗承其父志修祠堂以祀公可謂賢矣

顧謹中詩集序 解縉

臣縉少侍太祖高皇帝蚤暮載筆墨楮以俟聖情尤喜為詩歌睿思英發神文勃興雷轟電逐頃刻妙造玉音沛然數千百言一息無滯臣縉輒草書連幅筆不及停點畫上進財點定數詠而已或不易一字故嘗喜誚古人鏗鍧炳朗之作尤惡伊喑齷齪鄙陋以為衰世之為不足觀而天下之士為詩者鮮能得意焉有詩僧宗泐者常進所精思而刻苦以為得意之作百餘篇皇上一

覽不竟日盡和其韻雄深濶偉下視沕沕詩大明之於爝火也蓋如沕者尤不足以當聖意聖賢度量相懸固如是邪近奉内廷獲覩先皇所御書籍見其題曰顧錄詩集二篇蓋先皇所嘗置諸其左右深有得於聖情者也臣縉亟取而讀之見其有高一世之懐而謂人莫已知洞萬古之志而謂聖人可及謂麒麟鳳凰可馴狎而九天可安行帝所可趨而進也謂億千百為須臾而日月可撫弄星辰可擠攤也謂風雲可嘘吸雷電可奔走造

化鬼神可叱咤而使令也其所以自持者葢將與天地久存而列聖其徒也此所以上合高皇帝喜其詩不置而天下之知者以為雲行水流與物無競而不知者以為狂為愚也然皆不足以知之惟高皇帝知之臣縉知之於令而後世復有知之而將歎其不可得而見矣錄字謹中松江人初以太學生典太常簿高皇帝郊祀有執事之榮後有才名數為人所推毀高皇帝憐而保全之予素見其詩所進上也令擢為蜀王府教授予素相

知而不相識也時年五十餘矣一見如平生歡傾情論詩且以其集示予因序其意如上云

刻阮嗣宗詩序 李夢陽

夫三百篇雖逖絶然作者猶取諸漢魏予觀魏詩嗣宗冠焉何則混淪之音視諸鏤雕奉心者倫也顧知者希寡効亦鮮焉鍾參軍曰嗣宗詠懷之作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斯為不妄矣顏延年注令莫可考見然予觀陳子昂感遇詩差為近之唐音渢渢乎開源矣

及李白為古風咸祖籍詞宋人究原作者顧陳李為極

豈其未覩籍作耶孰謂天下有鍾期哉今以故所抄籍

詠懷詩八十篇刋諸此訛缺姑仍之俟知者較焉

刻陸謝詩序 李夢陽

李子至都昌登石壁山覽謝氏精舍遺址俛仰四顧慨

然興懷焉知縣徐冠曰故有精舍二字嵌山壁二十年

前邑人猶及見之後被盜剜去亡矣於是李子登舟乃

往觀于嵌壁是時秋髙水落壁巖巖立怪石撑柱而嵌

橫于其上風雨蝕剝蘿蘚交翳李子乃顧謂徐生曰子亦知謝康樂之詩乎是六朝之冠也然其始本於陸平原陸謝二子則又並祖曹子建故鍾嶸曰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為體貳之才夫五言者不祖漢則祖魏固也乃其下者即當效陸謝矣所謂畫鵠不成尚類鶩者也嗚呼此可易與不知者道哉今輯陸詩得八十六首謝詩六十四首俾徐生刻於邑齋

熊士選詩序 李夢陽

熊士選者豐城人也名卓字士選弘治丙辰進士為平湖知縣擢監察御史以劉瑾黜之歸黜者四十有八人而余亦與焉瑾以其名詔天下號曰黨人瑾誅起予官江西過豐城訪其人于曲江之濱亡矣余既往哭其墓復收輯其遺詩得六十篇然皆精細言華錄之俾藏於家李子曰夫余於士選之亡而疑於禍福之幾也蓋若矣要實不甚解又無所測夫往來昭昭者云曩余在曹署竊幸侍敬皇帝是時國家承平百三十年餘矣治體

寛裕生養繁殖斧斤窮於深谷馬牛徧滿阡陌即閭閻
而賤視綺羅粱肉糜爛之可謂極治然是時海内無盜
賊干戈之警百官委蛇於公朝入則振珮出則鳴珂進
退理亂弗嬰於心蓋暇則酒食會聚討訂文史朋講羣
詠深鉤賾剖乃咸得大肆力於弘學於乎亦極矣於是
士選為御史日與四方士游聲光赫赫頗有千仞覽輝
之望夫治極亂繼名高毀入丁卯後事余難言之矣今
上既誅亂賊反之正民志烝烝不奸又號一治厥亦往

来之道乃令盜賊顧日益弗靖學士大夫相與釋俎豆而議干戈誠使天假士遝年於是時膺寄受托必嶽立虎躍表見流輩乃顧死也悲哉古人有言曰勝觀數定觀理蓋言禍福治亂之必反也士遝前罹黨禍慘矣令顧又死獨不值其定何耶夫測往来者未有不據要實者也要實明然後幾驗幾驗然後治亂理而禍福彰令既不值其定則余又安所據而測夫往来也故曰余於士遝之亡而疑於禍福之幾也然盜賊平且有日乃其

人則竟已矣夫余安得而不悲故旣收輯其遺詩而又重之以辭

詩集自序李夢陽

李子曰曹縣蓋有王叔武云其言曰夫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咢而巷謳勞呻而康吟一唱而羣和者其真也斯之謂風也孔子曰禮失而求之野今真詩乃在民間而文人學子顧往往為韻言謂之詩夫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者雅也而風者亦遂棄而不采不列之

樂官悲夫李子曰嗟異哉有是乎予嘗聆民間音矣其曲胡其思淫其聲哀其詞靡靡是金元之樂也奚其真王子曰真者音之發而情之原也古者國異風即其俗成聲今之俗既歷胡乃其曲烏得而不胡也故真者音之發而情之原也非雅俗之辨也且子之聆之也亦其譜而聲者也不有率然而謡勃然而訛者乎莫知所從来而長短疾徐無弗諧焉斯誰使之也李子聞之矍然而興曰大哉漢以来不復聞此矣王子曰詩有六義比

興要焉夫文人學子比興寡而直率多何也出於情寡而工於詞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無文也乃其謳也咢也呻也吟也行咕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無不有比焉興焉無非其情焉斯足以觀義矣故曰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李子曰雖然子之論者風耳夫雅頌不出文人學子手乎王子曰是音也不見於世久矣雖有作者微矣李子于是憮然失已灑然醒也于是廢唐近體諸篇而為李杜歌行王子曰斯馳騁之技也李

子於是為六朝詩王子曰斯綺麗之餘也於是詩為晉魏曰比辭而屬義斯謂有意于是為賦騷曰異其意而襲其言斯謂有蹊于是為琴操古歌詩曰似矣然糟粕也于是為四言入風出雅曰近之矣然無所用之矣子其休矣李子聞之闇然無以難也自錄其詩藏篋笥中今二十年矣乃有刻而布者李子聞之懼且慙曰予之詩非真也王子所謂文人學子韻言耳出之情寡而工之詞多者也然又弘治正德間詩耳故自題曰弘德集

每自欲改之以求其真然今老矣曾子曰時有所弗及學之謂哉是集也凡三十三卷賦三卷三十五篇四五言古體一十二卷四百七十篇七言歌行五卷二百一十篇五言律五卷四百六十二篇七言律四卷二百八十三篇七言絶句二卷二百二十七篇五言絶句并六言雜言一卷一百二十篇凡一千八百七篇

結腸操譜序 李夢陽

李子既為結腸之痛嘉靖初京口人陳鼇者来游于汴

而以其詩鳴之琴著譜焉結腸操者是也李子曰嗟陳生重予過矣是篇也奚操之為也曩予有内之喪親覩厥異傷焉警焉唫焉咏焉於是援筆而布辭疎鹵荒鄙之音聊泄憤憤悶悶汶汶焉耳然恒慮今之君子謂予好怪也乃陳生顧以鳴之琴而譜焉以行君子其謂予何陳生曰罷閒之天下有殊理之事無非情之音何也理之言常也或激之乖則幻化弗測易曰游魂為變是也乃其為音也則發之情而生之心者也記曰民有血

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也感于腸而起音因變是恤固情之真也是故是篇也鼃始鳴之琴也泛絃流徽其聲噍以殺也知哀之由生也比之五音黯以傷也知其音商也已而申奏攜節其聲諶諶然若痛而呻若怨而吟若雉雊于朝鶴鳴在陰其餘音則颯颯然若欲訴而咽已吐而中結也斯楚之遺些也李子曰予為是篇也長歌當哭焉矣知其思索以悲忉別怲離若逐臣懷沙迷弗知其所

之然不知其𢌿𢌿之猶楚也知其情蕭焉瑟焉若迴風隕葉寒蟬暮聒然不知其音商也知其抒哀焉已矣而不知其聲噍以殺也是故聲非琴不彰音非聲何揚詩非音人其文辭焉觀矣予有琴二具而不解一彈内人未亡也見琴則每短予曰汝不琴亦能詩耶内人則手自撫弄亦每悠揚而成音嗟陳生予何能聽汝琴予何能聽汝琴

海叟集序　何景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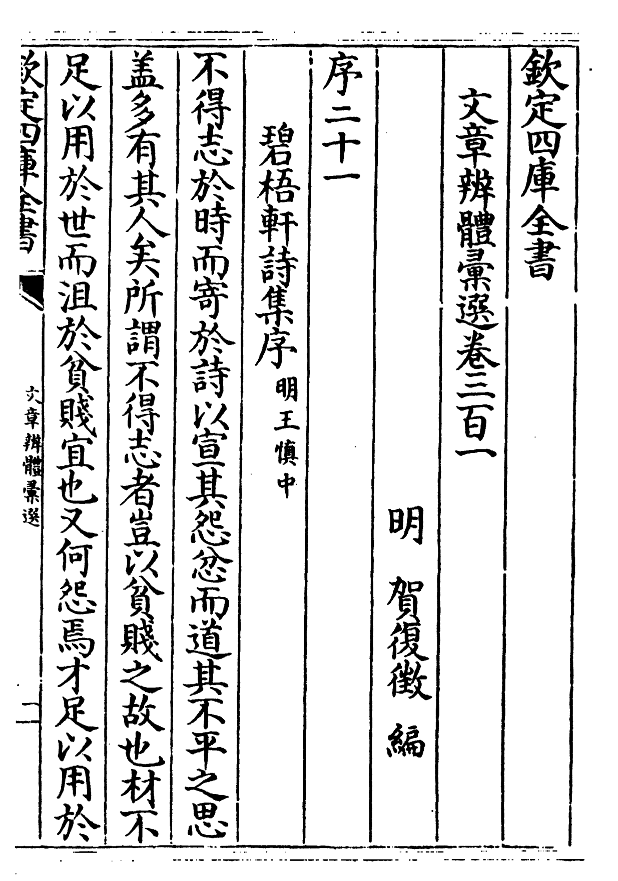
景明仕宦時嘗與學士大夫論詩謂三代前不可一日無詩故其治美而不可尚三代以後言治者弗及詩無異其靡有治也然詩不傳其原有二稱學為理者比之曲藝小道而不屑為遂亡其辭其為之者率牽于時好而莫知上達遂亡其意辭意併亡而斯道廢矣故學之者苟非好古而篤信弗有成也譬之琴者古操人所不樂聞又難學新聲繁豔易學人又喜之非果有自信孰不就所易學以媚人所喜者也若是將使古道復至於

無聞焉而已矣景明學詩自為舉子歷宦于今十年日覺前所學者非是蓋詩雖盛稱于唐其好古者自陳子昂後莫若李杜二家然二家歌行近體誠有可法而古作尚有離去者猶未盡可法之也故景明學歌行近體有取於二家旁及唐初盛唐諸人而古作必從漢魏求之雖迄今一未有得而執以自信弗敢有奪今年罷官歸自以有餘力得肆觀古人之言又欲取我朝諸名家集讀之然弗多得其得而讀之者又皆不稱鄙意獨海

叟詩為長叟歌行近體法杜甫古作不盡是要其取法亦必自漢魏以来者其所造就蓋其體而未大耳噫其所識亦希矣吾郡守孫公懋仁篤于好古其子繼芳者從予論學大有向往嘗索古書無刻本者以傳予謂古書自六經下先秦兩漢之文其刻而傳者亦足讀之矣海叟為國初詩人之冠人悉無有知之可見好古者之難而不可以弗傳也乃以授之而并繫以鄙言觀者亦將以是求叟之意焉叟姓袁氏名凱其集陸吉士深所

編定者李户部夢陽有序甚履歴可考而知也兹不復
述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一

明 賀復徵 編

序二十一

碧梧軒詩集序 明王慎中

不得志於時而寄於詩以宣其怨忿而道其不平之思蓋多有其人矣所謂不得志者豈以貧賤之故也材不足以用於世而沮於貧賤宜也又何怨焉才足以用於

世賤且貧焉其怨也宜也言之所寄必出於不平烟雲水石蟲魚鳥獸草木之見者皆可怨之物寫而為詩皆不樂之旨是其人於中雖未宏而亦其情之所不免與淮府儀賔上海李君士達葢士之不得志者予從其子博士榕得請其詩讀之所謂碧梧軒集者也君於詩獨沖融寛暇而有和平之想豈其狎於王門之富貴漸染華靡玩習宴偷忘其所欲用於世者而慰傑崛宕之氣揉磨鑠革至於化盡無所復存其怨耶將其安於時之

不可冀命之無所復為放其志於事物之外以自釋而平其心也不得志於世者於有可冀之中猶萬一有焉終乃以為不可復為輟其冀之之心而渙然以釋也今之婚於宗室之屬者則絶其入仕之途而欲有為於世者非入仕則無所用其才君所遇既若此矣雖欲不放焉以自釋又可得乎不得志而賤且貧焉其跡足以自高隱約枯槁偃蹇以見奇齟齬忤觸而洩越其芒角其怨宜未甚今見謂不得志而亦為名寵命數之所羈絡

入與庸庸者伍而出無以自别於繁奢附倚者之徒其為鬱鬱鬱而不可以居殆有甚於貧且賤焉之所處君亦何以自釋而能平也嗟乎今之托婚於宗室之家者相娱以佚樂競為綺豔膴腆而患於不足狗馬子女之養畢給而喜爾君獨深沈寂寞畜其氣苦其思以託於烟雲水石蟲魚草木之間極其陶冶雕鏤之力與寒士爭尺寸如恐不及是其心大有所不釋於貴富之養憤懣鬱積決焉而肆於此也孰謂君之心果能渙然以平而

其詩詞雖不怨蓋其怨之所存者尤深矣予既觀其詩卒編因予以發之而以授博士君博士以醇學篤行為鄉國善士而困於有司竟以一經教授尤所謂不得志者其天性獨至得吾之文必將泫然出涕不能自勝以為知其父之志者莫予若也讀碧梧軒詩者觀於吾文庶有以得李氏父子云

朱碧潭詩序 王慎中

詩人朱碧潭君汶以名家子少從父薄遊往来荊湖豫

章泛洞庭彭蠡九江之間衝簸波濤以為壯也登匡廬山遊赤壁覽古名賢棲遁嘯咏之迹有發其志遂學為詩耽酒自放當其酣嬉顛倒笑呼讙適以詩為娛顧謂人莫能知我人亦皆易之無以為意者其詩不行於時屋壁戶牖題墨皆滿塗污淋漓以詫家人婦子而已貧不自謀家人誚之曰何物可憎徒涴牆戶曾不可食其為畫餅耶取筆硯投擲之欲以怒君兾他有所為君不為怒亦不變也一日郡守出教訪所謂朱詩人碧潭者

吏人持教喧問市中莫識謂誰久乃知其為君也吏人至門強君入謁君衣褐衣窄袌而長裾濶步趨府守下與為禮君無所不敢當長揖上坐君所居西郊僻處田㘭林麓之交終日無人跡守獨出訪之老亭數椽欹傾植竹撐柱坐守其下突烟晝濕旋拾槲葉煨火燒筍煮茗以飲守皂隸忍飢詬駡門外君若不聞於是朱詩人之名譁於郡中其詩稍稍傳於人口然坐以匹夫交邦君指目者衆訕疾蠭起而守所以禮君如彼其降又不

能為詩故守父故與君之父有道路之雅以講好而報舊德耳君詩雖由此聞於人人猶不知重其詩覆用為謗嗚呼可謂窮矣凡世之有好於物者必有深中其欲而大慊於心其求之而得得之而樂雖生死不能易而豈有所計於外詩之不足賈於時以售資而取寵君誠知之矣若為閉關吟諷凍餓衰沮而不厭其好在此也人之不知重其詩焉足以撓其氣而變其所業哉君嘗謁予懷詩數十首為贄色卑而詞款大指自喜所長不

病人之不知而惟欲得余一言以為信也豈其刻腸鏤肺酷於所嗜雖無所計於外而猶不能忘志於區區之名耶嗟乎此固君之所以為好也君既死予故特序其詩而行之庶以不孤其意豈以予文為足以重君之詩於身後哉

五子詩集序王慎中

詩之為道誠深而其事則微矣櫛字飣句協比聲律使其詞有足玩音有可諷亦事之微者也宜非人之所難

至然明公大人有鴻烈偉業章施當世者嘗患不能往往竭其平生之勤爭工拙於片言隻韻之間不克快其所欲而野夫田父閨人嫠女縱其貪慕憂思之所感託類切物以詠歌其志時輒造於精微盖其道之深者寓於天地之間動於人心觸於物變雖其囀喉掉吻衝口肆意而欣戚促舒中挑外引每與深者值嗟乎是亦怪矣其事之微雖當世烜赫巨力之人不可以徒得其道之深則匹夫匹婦不勞而獲焉茲詩之道所以為深而

其事亦卒不得謂之徼也予性喜為詩幸其材不合於世齟齬以窮事功無所表見又天誘其靈畀於匹夫匹婦之愚於其道之深偶有所明間獨好採風謠俚誦察見真機以攷俗化而驗性情而田野閨壼之聲未見有值於道如古國風所列豈其流行於天地之間者未嘗泯滅其動於人而觸於物者則有時而絕耶意必有奇節怪行慷慨磊砢之士不涉聲華隱於酒弈混於屠釣忿懟傲睨相與作為語言嘲侮風月雕繢草木以泄其

氣而樂其心則不泯之道將於斯人乎寄以存乃令得所謂溫陵詩社五子之詩讀之五子者各有奇節怪行既無所用於時而一其力於此互相叫呼唱和以為極歡旁觀皆笑為狂謬甚或加指斥五子獨喜自得不顧也予讀其詩愛其於道之深者有值焉居常所意不謂一旦得見其人而又出於同里歎此道之將絶而僅有寄於斯人也欲以其事之微者語之使畢其力以追古作者之盛五子不予疑也予令所讀詩皆五子初作已

可愛悅如此誠畢其力不怠以輟其能追古作者而併其盛予亦不五子疑也予雖不合於世猶出近名寵稍污利禄直以早廢因得久窮尚冀斯道有成如五子之窮特甚乎安能極其所至哉然予又以悲夫五子者之果無用於世而徒以事之微者成其名也

陳少華詩集序王慎中

由漢而下為詩者多矣其人大抵陵夸恣傲睥睨踞𡰪挾能盛氣遝衆物而犯一世或放浪詼譎剽輕不根喜

自迭肆脱去繩束而為慢侮世皆可狎而於人無足嚴其憂愁慼迫潞憤無聊天地若無所容而人不可與偶好為不平誚刺多怨而善悲故能設奇托怪鈎深抉隱窮四時之變而引萬物之類作為語言以道人情之所欲寫而不能本有而不得以已者其詩之工往往極其至焉雖其詩之工然亦以傲虐慢侮怨悲誚刺負世之累有其材者固不免有其病與余少而喜為詩以為文之窮情極變引物連類指近而寓遠陳顯而寄微足以

感人動物詠其所志者莫善於詩其好之甚專治之甚勤自顧其睢盱齷齪謹繩墨而蹈規矩於詩人之病不一似之宜其不能工也人各有所受不能相襲勉而為之畀氣鶩質閒心緩性震悼而排擊之非其所習終不似也故亦卒莫能工之乃吾讀陳少華君之詩心有異焉君簡重修潔禔肅寬穆走趨衣冠頎然成德君子也於人無所不愛敬發慮出政以臨其民尤恐傷之有仁人之風於詩人之病非惟不似之乃薄不為也其詩之

工蓋余所為窮情極變引物連類善言其志而足以感人動物者也如余之愚茍無其病則其為詩不能副其勤而足其所好猶復貪慕強勉幾幸似之終以不習而自止非能薄不為也余誠愚不足論然觀昔之為詩者皆雄偉恢閎絶倫特出之材猶不免有其病而僅能名其詩以見於世陳君獨兩得之豈非難哉余既盡讀陳君之詩因論而序之以志吾愧且使學者知世之為詩者固有無其病而成其材如陳君者也

前後入蜀稿序唐順之

山澤好奇之士往往以極幽遐詭譎之觀博搜山川草木鳥獸變化之情狀為快然其耳目有所滯而不能偏於是有側身四望之思宦游羈旅之事其力足以窮懸車東馬之徑凌跕鳶挂猱之阻然其情志有所累而不能遣於是有懷鄉去國之憂情志與耳目常相違而山川之與人常不相值惟蜀僻在西垂古所謂別為乾坤者也雪嶺大江之雄渾峩巫青城之窈麗仙靈之所窟

宅其勝甲於天下然陸則拒以飛厓斷棧水則阨以驚江急峽鬬雷霆而翳日月其險且遠亦甲於天下自古好奇之士慕其勝而已其險遠不能至於是有夢而游寤而嘆焉者自非游宦與覊旅終其身無因而一至焉其至者怵於險而忘其為勝於是覊旅遷客之思深而輕舉冥搜之好移變衰揺落之感生而雄渾窈麗之觀改盖昔人所賦側身西望阻岷峨者既足以著山澤好奇繾綣顧慕不能自遂之情而其所記峽州至喜堂者

亦足以盡宦游羈旅憔悴無聊不能自遣之狀夫雖幸為耳目之所接而奪於情志之所不快與雖幸為情志之所快而限于耳目之所不接其耳目之所不接者既不能使景就乎情而工為鑿空揣懸之言其情志之所不快者又不能使情就乎景而洩其和平要渺之音於是大夫缺於登高能賦之義而騷人奇士縱欲原本山川極命草木亦無所憑焉以聚其精而發其辯博噫嘻此春山公前後入蜀稿所以為可諷也公自郎官出為

郡守自郡守遷按察副使先後皆在蜀其為郡守也於重慶盖陸走棧水浮峽而後至中州之人所為險且遠其為副使也於建昌則在靈關大渡瘴雨蠻烟之外雖蜀人亦素憚以為險且遠者而公皆恬然安之政事之暇方且披巉巖践霜雪穿猩鼯豻虎之窟俯江妃水仙之宫以窮其勝而猶若未足故其險無所不涉則其勝無所不窮其所歷與所窮一切可愕可喜則無不見之乎詩盖其大者關政理謡俗之故其細者足以牢籠百

物山川草木鳥獸變化之情狀其敘險也既可以使人欷歔慘慄而如墮其敘勝也又可以使人颷爽飛動而如躋向非公以其宦游旅寓之跡而兼乎山澤奇士之好情志之所快與耳目之所接適然遇合固不能摹而寫之若是公詩既刻為二卷其子于德請序於余余以謂使好奇之士讀公之詩可以不俟陟險而坐窮其勝于庭户燕閒之間宦游羈旅之士讀公之詩且將悦乎其勝而忘乎其險頓然釋志於驚江絶棧之上也然則

不能自遂與不能自遣者皆將于公之詩乎有得也余山澤人也蓋慕蜀而不能至者亦將于公之詩乎有得也遂不辭而序之

六朝詩序　朱衡

朱子流覽至六朝之詩曰惡是足言詩乎哉或曰何也曰詩由於感感原情情本性性統於心故心也者言包乎天矣言蟠乎地矣言萃乎萬物之類矣言蘊乎曰性言發乎曰情聲言之曰音韋言之曰詩諷言之曰風正

言之曰雅美言之曰頌其流也為騷為古詩為歌為樂府為引為吟為律為曲為調迺體格變至異矣曰然則有同與曰乃所謂情則無不同也其極何如曰春鳥鳴而思融秋蟲嘒而心憀女遇春而懷士感秋而悲處塽塏則其念紓臨陰隩則其慮結欽愛生於宗廟慨慷溢乎邉鄙鵲譟而喜鴉噭而悽若此者非所謂天地與物示人之聲而人協天地與物之氣也乎故聲也者氣也詩也者各隨所之而氣行乎其中矣其發於和也則其

聲緩而綸其發於慘也則其聲哀而切懷而不淫則其聲靜而貞悲而不傷則其聲節而諒舒而不蕩則其聲清而越結而不隕則其聲理而雋恭而不諂則其聲莊而緒慨而不厲則其聲莊而則喜而不逸則其聲疏而亮凄而不傷則其聲永而思故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以悅神人以祀郊廟以播絲竹以宣八風之氣以召四方之祥此詩之極功也不然則欵耳游耳放言耳曆情耳雖有上格將焉用之故曰六朝之詩非盛世言也而令

之學者猶或宗之噫是得謂之詩已乎是得謂之詩已乎

王履吉集序　顧璘

嗚呼觀今滃然雲興爍然星耀豈不有羨于當世之士哉然性緣情汩志以習乖考之溫仁成悳固已鮮儔矣姑畧言之自視有餘者驕視人有餘者妬驕妬所終敗于人國烏用士為也得天猶幸若吾友王履吉氏邇發鄉國早聞四方龍鳳為章山海為蘊不謂有餘既甚者

乎然逡廵若處女俯詘若蒙士自予所睹未嘗失色於人及其遇一善覩一才若饑渴之於飲食不厭不止故年始強仕而海内勝流什五齒交矣乃抱痾長終玉毁牖下嗚呼慟乎人皆曰履吉之才不可再得也予獨曰履吉之徳不可再得也葢傷人國焉其兄太常履約氏刻其詩予得而論曰古體五言沈欝有色可憤可樂葢類曹植鮑照七言跌宕瀏麗號幽吹而靄春雲葢類杜甫岑參近體亦步驟杜岑而自攄神情殆與盛唐諸家

相雄長可謂詩人也已特非其致也所取于履吉者非以此

蒲圻黄生詩集序　李攀龍

余觀黄生所為詩其困於賢良文學自傷不遇而不得其説而將以逸民遺老自解於斯世而非其所安而遂取裁於宗工鉅匠以有事其間而欲之者乎何辭之屢遷而氣變也拙或合之工或離之微不容髮其失豈唉其著哉故里巷之謡非緣経術招隐之篇無涉玄旨義

各於其所至是詩之為教也魏順甫曰生嘗以所為詩者屬余歸而求之則既已削所為諸生時稿矣乃十餘年又以屬余歸而求之又削其稿以就今所為詩也然則順甫使之有所不得有所不安也有所不得有所不安而後有以欲之是為詩之教也故經術所以立雅而動不能不趨於風玄旨所以養恬而發不能不趨於後斯生之辭屢遷而氣變者邪君子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即令生百不得百不安而非其所欲於順甫而有今

所為詩乎哉盖自屈宋之相師友而楚人為詩由來逺矣獨異夫棲棲不遇而徘徊以自觧以求所欲焉是為可以怨而猶之楚人之聲而已

胡元瑞緑蘿館詩集序　王世貞

自余結髪而好言詩所與海内豪儁游亡不以詩進者犬馬齒日益稍見所論著則諸豪傑自喜行其詩少不以序請者余之不能工為佞不能使人人極意以為艱而思謝去之幾且焚筆硯而最後乃為胡元瑞序緑蘿

館詩元瑞之為言曰予所可必者一所大可恨者與我所不予負者各二予甚幸哉而我薦其敝帚以希一言之華衮則可必予許我而即寵施我即予一旦不可知大可恨我雖晩雖幸及予而不終予之恵使後世疑其異時不相當大可恨即予過許我而我竭蹶步武以求踐予之許不予負有所彈射而我惕焉以予為鑢鍚不予負予以為奚若余乃謂元瑞毋刺促請息焉而為若敘余之得元瑞於余仲者半歳所而元瑞進其詩余覩

之末嘗不三擊節歎也天不靳人以材而人顧取其凡者氣之流行亡所擇而取其濁者與弱偎者古人不秘格於後人而取其下中者天又不秘其聲色以供吾詩而聲取其𪀚哇者色取其黚黶者象日吾棲吾汏其精而英者情自吾發吾不衷其肺腑者以是而治詩以是而號於人曰吾善詩吾善詩者何也元瑞才高而氣充象必意副情必法暢歌之而聲中宮商而徵金石攬之而色薄星漢而攄雲霞以比於開元大歷之格亡弗合

也余嘗語余仲諸前我而作者涵洪併纖與亭毒並吾故推獻吉然不能諱其滓絶塵行空卿雲爛兮吾故推昌穀然不能諱其輕鳴鸞珮瓊萬象咳唾吾故推仲默然不能諱其孱刻羽雕葉舍陳而新吾固推子業然不能諱其促鞭風馭霆以險為絶吾固推子相然不能諱其疏融而超之于鱗庶幾哉然猶時時見孤詣焉後我而作者其在此子矣夫其在此子矣夫以今證之抑何左契不爽也亡已而有子規者在昔鞠傳之稱田光曰

智深而勇沈不深不玄不沈不堅入之沈深出之自然完之粹然如大鈞雕物而不見工如良玉夜輝而泯其痕斯三百篇西京建安之懿乎是集也其始基之而猶未也子之邦君有喻子者其問梓焉而以不佞言質之

青蘿館詩集序　汪道昆

余聞之作者曰有唐以詩名盖本業也大歷而下不啻波流隆則隆汚則汚論其世可已當世以經術論士士顧能詩太祖始興草昧間作弘治則李獻吉何仲黙副

以徐昌穀諸曹起乘而前去輓近世千里矣嘉靖則李于鱗王元美而徐子與吳明卿宗子相參焉于鱗謂余吾黨亟稱獻吉恨不與諸君子同時不自意結伍從之取前茅以進幸也夫前者崛起後者代興百年之間駸駸進于大雅非適逢世能予人言李何故相讎卒以名高為敵國乃子與嚴事于鱗元美直將尸而祝之二子周視中原亦首推轂子與子與朝明卿而夕子相卒諤諤無面從退而語其私則交相重也務以上人已愈下

務以下人已愈尊由斯以談于鱗固非虛語世儒率以耳視後死者將無與焉幸而在兹遂中睚眦於是于鱗引去元美以難去子相去而死明卿去而三徙之子與晚得汝陽尋徙去此其故勿論已頃于鱗多子與日益則豈窮而工耶子與稱詩無慮數萬言籍而授門人僅什之一于鱗蓋嘗定之矣余受而卒業汝陽以後叅居二焉日子與罷郡歸四方之屨滿戶客奉不給則貸入繼之窮矣顧其神益王其業益精其受益較著窮何病

子與哉善隱者謂楚奉江潭為三閭湯沐其所奪者狹其所予者奢饗其利者以為有德然則左輔夜郎皆食邑也實世世饗之彼其退若隊淵終其身不名道喪世矣今上即位遞起諸大夫于鱗入大梁元美入晉子與入楚當世以此勸士故得士彬彬則明德茂也獨明卿陸沈南海豈天意奉明卿邪子與又言楚人三試而賜執珪令及明卿矣

葉子肅詩序 徐渭

人有學為鳥言者其音則鳥也而性則人也鳥有學為人言者其音則人也而性則鳥也此可以定人與鳥之衡哉今之為詩者何以異于是不出于己之所自得而徒竊於人之所嘗言曰某篇是某體某篇則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則否此雖極工逼肖而已不免於鳥之為人言矣若吾友子肅之詩則不然其情坦以直故語無晦其情散以博故語無拘其情多喜而少憂故語雖苦而能遣其情好高而恥下故語雖儉而實豐蓋所謂出於

己之所自得而不竊於人之所嘗言者也就其所自得以論其所自鳴規其微疵而約於至純此則渭之所獻於子肅者也若曰某篇不似某體某句不似某人是烏知子肅者哉

鄘績溪和詩序 徐渭

今之和人之詩者非欲以凌而壓之則且求跂而及之未必凌且壓跂且及也而勝心一起所得者少而所失者多矣古之和詩其多莫如蘇文忠公在惠州時和淵

明之作令詠其詞皆泛泛兮若鷗悠悠兮若萍之適相遭蓋不求以勝人而求以自適其趣而不知者誤較其工拙是猶兩人本揖讓未有爭也而眩者曰彼拳勝此肘負不亦可笑矣乎鄘君之簿績也取蘇文定公之詩而和之多至百四十餘首其數幾及文忠公之于淵明其嬉遊傲視而不屑屑于工拙亦猶文忠公之于淵明也蓋君之所負者大不得其大而試于小此所以不免於嗚嗚而負屑屑于工拙則適以成其小矣而豈君之

意哉校君詩者不識解此意否有不解君當自解之也

李山人詩集序 屠隆

夫水之觸石也松之遇風也泠泠蕭蕭嘹烈而清遠出而土囊吹而為吷胡其負乎則其所託者然也騷人墨卿無代無之後人乃往往好讀仲長統梁鴻鄭子真尚平韓伯休陶靖節王無功孟襄陽諸家言豈非以其抱幽真之操達衆澹之趣寥廓散朗以氣韻勝哉孫公弘獨處石室嗒然而已嗣宗對之長嘯意盡而退至半嶺

聞嘯聲振崖谷若數部鼓吹顧視乃向人嘯也而嗣宗輒用自失高韻勝氣一嘯而足即安所事謦欬之言故詩不論才而論性情亦存乎養已世有心溺珪組口胃煙霞其言雖佳其味必短何者為其非真也余友李山人賓甫少而辭榮中歲石隱家幸不乏負郭弛于負擔所居有林皋泉石之勝灌園垂釣與禽魚親發為詩歌力去雕飾天然沖夷語必與情冥意必與境會音必與格調文必與質比非獨其材過人盖根之性情者深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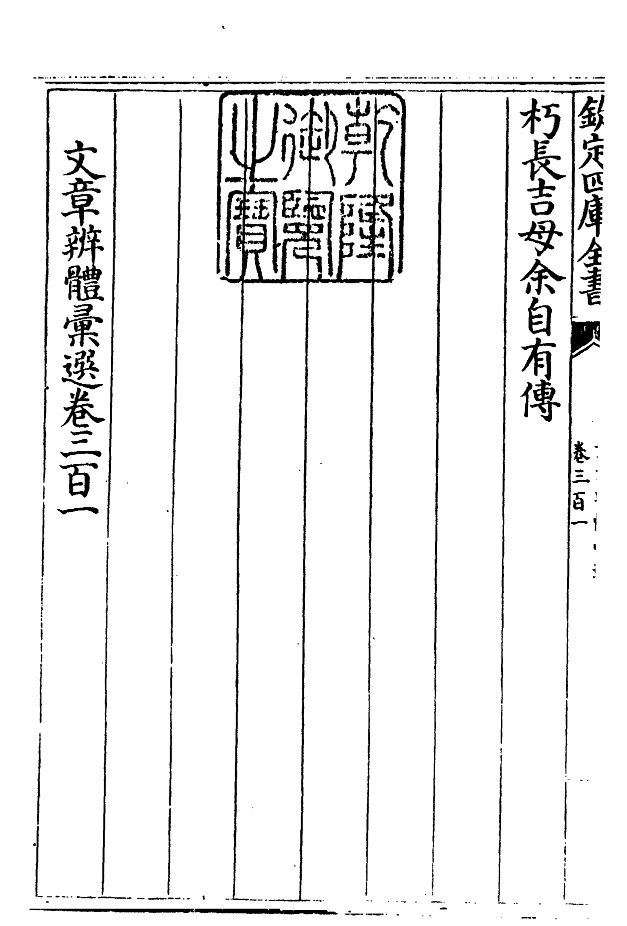
則其所得於丘壑之助不少也少室終南詎不翛然一丘時榮體氣遂別雖復津津雲林如嚼蠟何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此山人之所以幽絶足賞也余少家奎蠹之窟野性甚習盖庶幾有山人之心不幸為世網所羅幽人之致減矣而猶復與山人津津不已是天台子微之所以笑盧公也盧藏用隱終南不終後司馬子微隱天台名見不屈賜還山藏用送之指終南曰此中有佳處子微曰以我觀之仕宦之捷徑也雖然神游八極青蓮庯詎非常在供奉之班者邪

空囊草序 李維楨

尹長吉名家子也以蚤失父故與其母食貧長吉好讀古書不憚割産以購又好容委身赴人緩急則益貧既舉孝廉有司遵故事旌其門無門可旌者諸宗人稍為索絇乘屋然後有司得將事而是時藩大夫有所克偕計費可百金長吉復斥散與其知故操一空囊往既不得志南宮會其叔父中丞公新開府山東迎之入山東不三日輒歸往来所涉歷陳蔡宋衛燕趙齊魯之境三

千餘里提一囊還白兒裝在是矣則其吟草也母笑曰吾聞文章家一出一入字值千金兒多如許不虞塞破屋子耶長吉謝不敏差不羞澀勝阮孚一錢耳吾家長吉日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母使婢探囊見所書多輒怒兒當嘔心出乃已古今有兩長吉其囊復大相類余考劉煦為唐書傳文苑爵位崇高者别為之傳惟欲令懷才憔悴之徒千古見知而李長吉置不録新唐書亦言長吉以父諱不舉進士韓昌

黎辨其非位止協律郎年二十有七而令長吉業過之
李母怒其子而尹母安之李於晚唐詞尚奇詭以鬼才
稱而長吉當文明盛時操椽管待詔公車庶幾吾家仙
才天所賦畀人所受享令長吉愈昔長吉為甚士未有
才如長吉而長貧者貧固士之常長吉非貧亦安能如
虞卿以窮愁著書表見於世他日尹氏之空囊皂而為
諫院封事青而為中丞武冠絳幘所執紫而為八座尚
書所荷孰與梁昭明所言詞人才子名溢縹囊者為不



杇長吉母余自有傳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一